

資質通鑑

貴賓通鑑

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爲之所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揜殺之江夏王義恭以碣礮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碣礮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何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茲懷爾自恃四

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爲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壑之粉之屠之猶未足以謝今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劒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鑊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并寫臺格以與之去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

通鑑卷一百一十七
鉤城樓城內繫以羈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旣夜縋桶
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
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
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
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
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
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
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魏師過
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
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
日驛使至上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
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

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槩上槃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鷺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甲戌降太尉義恭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寅魏主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爲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初魏中書學生盧度卅玄之子也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羆家吏囚羆子掠治之羆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體終不言而死及魏主臨江上遣殿上將軍黃延年使於魏魏主問曰盧度卅亡命已應至彼延年曰都下不聞

有度世也。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沒者，度世自出。魏主以爲中書侍郎。度世爲其弟娶鄭羆妹，以報德。三月乙酉，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剪苗，移民保聚。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旣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飢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爲州端，曾無同異。及

聞元嗣之言則權笑酬荅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
勲義恭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爲魏荊州刺史
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不
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
秀爲中書郎旣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從魏主
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乞
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
曲及願從者千餘家奔汝南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
平王鑠以請降上聞之大喜以爽爲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爲潁
川太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
爲廟筭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青
州民司馬順則自稱晉室近屬聚衆號齊王梁鄒戍主崔勲之

詣州五月乙酉順則乘虛襲據梁鄒城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
年亦聚衆號安定王以應之 壬寅魏大赦 己巳以江夏王
義恭領南充州刺史徙鎮盱眙增督十二州諸軍事 戊申以
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爲尚書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爲僕射護軍
將軍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每事推之詔湛之與尚之並
受辭許尚之雖爲今而朝事悉歸湛之 六月壬戌魏改元正
平 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多
所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
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
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
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
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號之

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
甚可畏也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躬紂愛飛廉惡來所
以喪其國今東宮雋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
願嚴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
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爲政精察而
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足道盛侍郎
任平城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爲道盛等所糾
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
甚戊辰太子以憂卒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
其悔之 秋七月丁亥魏主如陰山 青冀二州刺史蕭斌遣
振武將軍劉武之等擊司馬順則司馬百年皆斬之癸亥梁鄒
平 蕭斌王玄謨皆坐退敗免官上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

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
故止之 九月癸巳魏主還平城冬十月庚申復如陰山 上
遣使至魏魏遣殿中將軍郎法祐來修好 己巳魏上黨靖王
長孫道生卒 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為高陽
王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時濬生四年聰達過人
魏主愛之常置左右徙秦王翰為東平王燕王譚為臨淮王楚
王建為廣陽王吳王余為南安王 帝使沈慶之徙彭城流民
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數千家於姑孰
帝以吏部郎王僧綽為侍中僧綽曩首之子也幼有大成之
度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尚帝女東陽獻公
主在吏部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
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帝頗以後事為念以其年少欲大相付託

朝政小大皆與參焉帝之始親政事也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僧綽凡十二人唐和入朝于魏魏主厚禮之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所得宋民五千餘家在中山者謀叛州軍討誅之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坐與叛者通謀賜死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弑帝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仄薛提等祕不發喪延仄以皇孫濬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爲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

改元承平尊皇后爲皇太后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
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 庚午立皇子休仁爲建安
王 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廟號世祖 上聞魏世
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
以爲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
五月丙申詔曰虐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
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
義建績者隨勞酬獎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
永等向碣磧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
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永茂度之子也沈慶之固諫北伐上
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爲河南阻飢野無
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輦

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惠謂宜
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爲
易尚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
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
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
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
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
止存河南亦不從上又使負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碭
礮衝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致
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旣而詔書敦諭數四六
月戊申朔尚之復起視事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
名者爲眞隱傳以嗤之 秋七月張永等至碭礮引兵圍之

壬辰徙汝陰王渾爲武昌王淮陽王或爲湘東王 初潘淑妃
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
摠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爲將來之禍乃曲意
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
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王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
主夜卧見流光蠶飛入書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
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
上聞道育曰我已爲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
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
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爲隊主東陽主
卒鸚鵡應出嫁劭濬慮語泄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爲濬所厚
以鸚鵡嫁之爲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

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爲不已正可促其
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爲彼人或
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爲佞人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旣適懷遠
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
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
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王
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楊州刺史
出鎮京口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楊州意謂已必復得之旣而上
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樂乃求鎮江陵上許之濬入朝遣還京
口爲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悅歎彌日謂潘淑
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
子豈可一日無我邪遣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唯陳謝